

◆流年碎影

军装情结

毛天鸣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军衣曾作为时装红极一时。

1965年6月1日,国家取消军衔制,一种被称之为“国防绿”的军衣,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式服装,即65式,面料由最初的棉布,改进至涤纶、锦纶、棉花三元混纺布料。

我没当过兵,但受战斗影片及连环画的影响,从小就崇拜解放军。到了青少年时期,更是梦想“一身绿三点红”的挺拔风采。但军衣是专供品,民间稀少,可望而不可及。

初中毕业前夕,同窗半年的来自军人家庭的一名就读生,临别前将他大半新的布军衣送与了我。我很珍惜,平时舍不得穿,过节或遇学校活动才享用。没多时,军衣被同院住的小伙伴借去,在校运动会上给弄丢了,令我伤心了好些日子,我也与这位玩伴绝交了。

高中有个同学来自军人家庭,他要拜我为师学吹笛子。其实,我只能吹些简单的曲子,却一口答应,借机用劳动布裤子外加一支花0.18分钱买的竹笛,与他换了一条草绿色的确凉军裤。这是一种新面料做的夏季军装,学生当中没几人有,我几乎每天穿着它,快乐得似只小鸟。

1976年初,我下放到了农村。这时的军衣已非稀品,知青中的军衣热盛行开来。穿的人多了,便有了棉布与化纤、两个兜与四个兜、单件与套装的档次之分。我苦于没有上衣,求衣心切,竟犯了一回傻。初冬的某个晚上,邻队的几个知青串门,闲聊时我与其中一位达成协议,他留下的确凉军褂,穿走了我的东北棉袄。这年的冬天特别冷,我是头一次没穿着棉衣过的冬。即便这样,军衣配上套了,心里还是热乎乎的,缺憾是这上衣只有两个兜。

说来也巧,下放的第二年春天,我接到一封儿时伙伴的信件,久无音讯的他现在部队当排长。不久,他寄来了邮包,我打开一看乐坏了,里面是一套崭新的四个兜“三合一”官服。我感动了,不仅仅是贵重的军衣,更多的是真诚与友谊。这套军衣,我保留近30年后,才给了来家搞装修的师傅。

进入到1980年代,服装色彩亮了许多,喇叭裤、青年装、茄克衫、牛仔服如雨后春笋。开始,我未在意,照旧一副军人装束,以至被恋中女友戏言为“出土文物兵马俑”,亲朋好友调侃成“土八路的干活”。尤其是在厂里,被同事盛誉为“不脱军装的人”。

成家后的日子里,我相继换上了西装、休闲装。1993年底的一次偶然机会,我穿了回军衣,不过是在舞台上作为演员去参加市里的一场文艺演出,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穿军衣。



◆微观安庆

宣家店

曹金如

在宜秀区杨桥大龙湾,有个叫宣家店的古村落,旧时属桐邑(即为古时桐城县)大龙保二甲。民国时,宣家店有条双面街,街约一华里长,石板路面。其时街上有早点铺、酒肆、茶馆、点心店、小饭馆,有多家豆腐作坊、屠宰场,有铁匠铺、缝纫店、理发店、竹器篾货店,还有当铺、马戏团……街上各种吆喝声不绝于耳,老街甚至还有“安庆小上海”之称。

这条街名为“条把街”,因为街因山势而建,入口处较窄,街道中心稍宽,街尾却很宽敞,酷似“大扫把”。后因“扫把”不雅,遂易名“条把”。

老街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:抗日战争时期,日本鬼子来到老街肆无忌惮掠夺百姓钱财,尽情享乐。当地甲长冒着被日本鬼子砍头的危险,下令让所有商铺停止营业,不准给日本鬼子提供任何服务。那阵子,原本热闹非凡的老街一夜之间变成了空街,老百姓全部带着粮食躲进了深山老林。甲长却单枪匹马去与鬼子会面。鬼子来到老街,见人去楼空,没有食物,知道是甲长使的坏,让甲长把人和粮食交出来,甲长轻蔑地“呸”了一声,拒不屈服。气急败坏的鬼子疯狂地杀害了这位大义凛然的甲长。

宣家店有两条古道,道路均用石板铺成。一条与宣店街相连,往北直上大陡岭,通罗岭,岭头有金家茶馆。日军曾在岭头设有岗亭。另一条道上芦堂,全长约四公里,是旧时杨桥至怀宁县五横乡、大龙山镇、月山镇等地的交通要道。

◆江湖脸谱

熬 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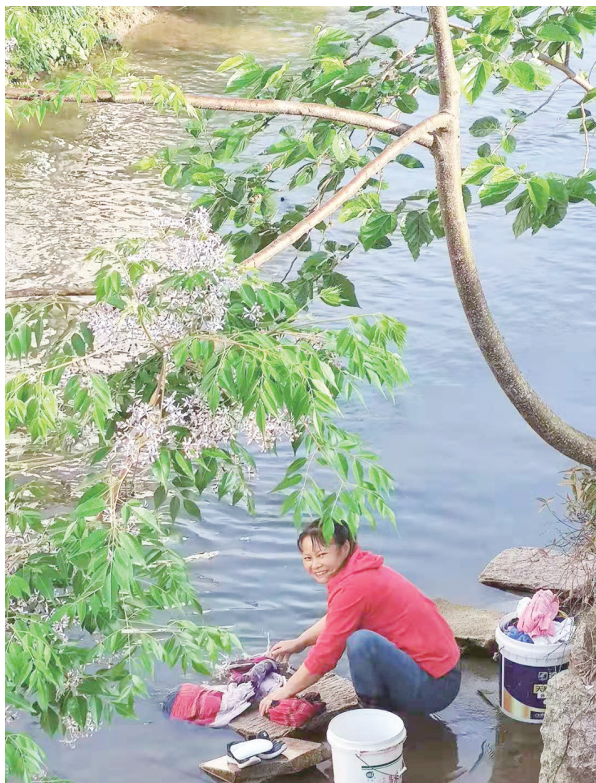
严锋

长时间熬夜不是好事,在乡村熬夜,常常是无奈地玩命!

1976年,我初中毕业考试数学得了零分,没办法,高一时只有用半年的时间,通宵达旦补习。那时遇到一本书是不会让它过夜的,为了不打扰大人休息,躲在被子里打手电筒看书,躲在小房间里点煤油灯看书。夏天夜深了,蚊子扰,没蚊烟,就把两只脚放进水桶里,整夜不睡是常事,太困了支撑不住就趴在桌子上眯一下,心想未来不熬夜就好了。真是草窠里饿不死瞎眼蛇,高考的语文卷面一半以上的知识都在课本之外,想想当时如果不熬夜,现在还能看到办公室柔和的灯光吗?

后来在乡镇工作,城郊农民白天打工,晚上才能回家,乡镇干部大量的工作必须晚上上门,思

在杨桥,宣姓来自安庆的“宣家花园”,宣姓人口屈指可数,江姓成为宣店的主要姓氏。江姓出自羸姓,为颡顼帝玄孙伯益之后。伯益下传数十代,经夏、商,到西周时有裔孙名元仲。元仲受封于江,并建立了江国。江国后被楚国所灭,其后子孙以国为氏,称江姓。他们尊江元仲为江姓的得姓始祖。《江氏宗谱》有载:始祖友胜公明初由江西青林迁居怀宁独秀山下。元末明初之际,安庆地区涌进了大量来自江西、徽州等地的移民。



浣衣
汪亚利 摄

可见,宣家店江姓同样是江西之移民。

江家新屋,是江氏祠堂之所在地,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,清道光年间再次扩建。整个宅院据传为仿官式修建,共三进,有大厅、花厅、天井等建筑。三道门坊均用整块麻石建造,故称石门。石门旁有两只相对应的抱鼓石。祠堂气势恢宏,远近闻名。太平军占领安庆时,江家祠堂被毁。恢复后的江家祠堂又于1958年被拆,所有建筑材料均用来兴建“杨桥公社”。现江家新屋的江氏祠堂已不复存在,遗存下来的就是祠堂遗址前的一对麻石门墩和一对抱鼓石。

历史上,宣家店这一带有“杨桥龙湾十八景”之记载,“虎洞云蒸”“江湾麦浪”“响涧瀑布”“芦塘夜月”“线尖绕雾”等景点小有名气。

靠两条腿。夜里看不见路,只能靠闪电判断路况,一个惊雷劈下来,头皮发麻,好在那时糊涂胆大。拼了大半年,洪魔退去,不少村干因年龄大了,只能揣着打白条的工资单等着下一年换届。他们把沉重的“草帽”拿在手上,披星戴月,步履维艰,这样的拼命、熬夜只为对得起组织的信任!

当年我们发展没有资源,财税和民生靠的是外来企业。为了解决一个特殊的电力纠纷,公安机关不由分说把外来企业老总给扣了,我们在市内斡旋了一个月,每天夜里在有关部门的领导家门口“堵车”“堵人”,问题不解决不回家。当公安机关把外来企业的老总放出来的时候,那位老总紧紧握着分管镇长的手,热泪盈眶,久久说不出一句话。给外来企业当娘家人,不熬夜光卖嘴不行。

乡村干部平凡但不平庸,熬夜是为了白天的秩序、社区的安宁,由于熬夜出名了,早些年有几个老村书记被老百姓戏称为“张整天”“陈半夜”“潮鸡叫”,这或许也是一种褒奖吧。